

翻云

肆



黄易作品集 ①⑦

华艺出版社

黄易 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覆雨翻云

第四册
十三至十六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覆雨翻云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8.2

ISBN 7-80142-053-5

I. 覆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171 号

覆雨翻云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

电话 66736751)

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04 印张 2610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142-053-5/I·031 定价:168.00 元

戚长征用肩头碰碰寒碧翠道：“寒掌门！我们该到哪间旅馆去风流快活，你对这里比我熟一点。”

寒碧翠若无其事道：“大白天到旅馆干吗？”

戚长征失声道：“当然是做你答应了做的事。”

寒碧翠“哦”一声道：“我只是答应陪你过夜，却没有说，过日’，最好弄清楚这一点。”

这时街上行人逐渐多了起来，充满了晨早的朝气。

戚长征霍地立定，苦涩一笑，转过来看着寒碧翠道：“纵是给你骗了，我也绝不会怪你，勉强亦没有意思，不过自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以后各不相干。”

吗？”

戚长征忽地捧腹大笑起来，惹得行人驻足侧目。

寒碧翠嗔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哩！”

戚长征潇洒地转身大步前行，不再理她。

寒碧翠愤然追到他身旁，大发娇嗔道：“戚长征，你若再以这种态度对我，碧翠会恼你一辈子的。”

戚长征微笑停下，忽地伸手抓着她香肩，凝视着她道：“坦白点吧！你根本是爱上了我，喜欢和我在一起，且不惜争风呷醋，为何仍要骗自己。”

寒碧翠双颊升起动人心魄的玫瑰红霞，垂下头去，轻轻道：“罢了！这里转入横街，最后的一间小屋是我的秘密物业，带我到那里去！你要怎样便怎样吧！”

范良极和陈令方两人进入专使房旁的邻房里，另一边就是柔柔的房间。

陈令方看着范良极取出一支锥子，在板墙钻了个小洞后，忙移到小洞前，试着对小洞说了一句话后，回头向范良极怀疑地道：“要不要大声一点？”

范良极道：“低声点才对。”伸掌按在陈令方背上，内力源源输出。

陈令方的耳目，甚至皮肤都灵敏起来，听到三个人的步声由远而近，接着隔邻专使房的门被推开了来。

范豹的声音道：“两位小姐请坐一会，专使立即来了。”

接着他便关门离去。

房中响起一女坐进椅内的声音，另一人则步至窗前。

陈令方大感有趣，虽说是借了范良极的功力，仍是能一尝当上高手的滋味，完成了毕生憧憬着的其中一个梦想。

韩柏这时推门而入。

秀色回复女装，垂着头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艳丽绝伦，竟一点不比盈散花逊色。

盈散花则曲着一膝跪在椅上，两手按着椅背，背着他凝视窗外岸旁的景色。

韩柏的心忐忑跳了起来，硬着头皮来到两女之前，先低头审视秀色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原来你不份男人时是这么漂亮的。”

秀色俏脸一红，却没有抬头看他。

韩柏心中叫糟，看情况定是自己出了漏子，给秀色看穿了昨夜强奸她的人就是自己。

盈散花回过身来，发出银铃般悦耳动听的笑声，好一会后才道：“专使为何不在楼下的大厅接见我们，却要我们到这里来会你？是否想杀人灭口呢？”

韩柏耸肩道：“姑奶奶要见我，自然要牺牲色相，让我占占便宜，在大厅怎及房内方便，这处起码多了张大床。”言罢走到床旁，坐了下来，身后正是那个小洞。

盈散花笑吟吟坐了下来，看了垂着头的秀色一眼，淡淡道：“韩公子打算怎样安置我们姐妹？”

韩柏差点吓得跳了起来，幸好表面仍能不动声色，愕然道：“你唤我什么？”

盈散花袅袅婷婷，来至他旁挨着他亲热地坐下，两手交叠按在他的宽肩上，又把娇俏的下颌枕在手背上，脉脉含情看着他道：“韩柏不用骗散花了，那天和你在一起的绝色美女定是秦梦瑶，昨晚的

淫秃亦必是你这无情浪子，散花心悦诚服你装神扮鬼的本领，不过你却犯了个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借秀色来疗伤，天地间只有身具魔种的人才有征服秀色的能力，何况你不觉得在这时间找上我们是太巧了点吗？几方面拼上来，你还不承认是韩柏吗？”

韩柏暗暗叫苦，若让这妖女坐在这位置，空有陈令方亦发挥可闻，那种引诱力差点使他不克自持。

他皱眉道：“我真不知你在弄什么鬼？谁是韩柏？”

盈散花其实并非那么肯定他是韩柏，尤其知道秦梦瑶乃深有道行的人，应不会和韩柏那么毫不避男女之嫌，只是在秀色坚持下，才姑且一试，但当然亦不会如此轻易死心，浅笑道：“好！既然你不认，那你谁？不要告诉我你是来自高句丽但又不懂高句丽话的专使。”

韩柏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奶奶有所不知了，当日我们来中原前，我王曾有严令，要我们入乡随俗，不准说敝国的话，所以才使姑奶奶误会了。”

盈散花一阵娇笑，忽地说了一轮高句丽话，然后笑道：“你虽不可说高句丽话，但本地话总可以说吧，来！翻译给我听，我刚才说了什么话？”

韩柏叹道：“你先到椅子处坐好，我才告诉你。否则我会受不住你的身子引诱，把你按在床上吻个痛快了。”

盈散花眼中闪过惊惧之色，吓得跳了起来，乖乖走到仍垂着头的秀色身旁站好。

韩柏故作惊奇地瞧着她道：“你又唤我作什么文正我郎，原来竟然害怕被我吻你。”

盈散花给看穿了秘密，玉脸一寒道：“不要胡扯，快翻译给我听。”

韩柏一阵长笑，掩饰从小洞传过来陈令方的声音，悠然道：“那有何难？你在骂我是混蛋，根本不值得秀色爱我，还说我是个臭不可闻的大淫虫，见一个女人喜欢一个。妈的！这样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。”最后三句却与翻译无关，是他出自肺腑的有感之言。

盈散花和秀色同时一震，不能置信地往他望来。

秀色和他目光一触，射出无限幽怨之色，又横他一眼，才再垂下头去。

韩柏心中狂震，知道破绽出在哪里了！就是他的眼神。

当他和秀色交合时，哪还能保持“出家人”的心境，登时露出了底子。

不过他仍隐隐感到秀色不会出卖他，那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，是秀色的眼睛告诉他的。

盈散花呆望着他，好一会后不忿地又说了一番高句丽话。

韩柏听着后面陈令方的提示，自是应付裕余，答先后，摊手道：“盈小姐既说出了对我这臭男人的真正心意，我们亦无瞎缠在一起，从今以后，你我恩消义绝，各不相干，若给我再见到你，定必脱光你衣服大打屁股，你自己考虑一下吧！”

盈散花俏脸阵红阵白，忽地一跺脚，招呼都没向秀色打一个，旋风般推门去了。

秀色站了起来，缓缓来到韩柏身前，看着他道：“告诉秀色，你是否也要和我恩消义绝，以后各不相干呢？”

韩柏几乎要大叫救命，本来他一直沾沾自喜，占了这美女的大便宜又不需负责，实是最惬意的事，岂知仍是天网难逃。他怎忍心向秀色说出绝情的话呢。

忙站了起来，把秀色拥入怀里，先来一个长吻，才道：“我怎么舍得，那两句话只送给盈散花，与你半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秀色驯若羔羊地道：“韩柏！秀色以后都是你的了，再不会和别的男人鬼混，唉！我要走了，希望再见时，你并没有变心，就算是骗秀色，亦要一直骗下去。”

韩柏待要说话，给秀色按着了嘴，幽幽道：“不要说话，秀色要静静离开，你若说话，我定忍不住留下来，那花姐就看穿你是谁了。”

说毕缓缓离开了他。

韩柏一把又将她抱紧，感激地道：“你没有怪我昨晚那样不经

你同意便占有了你吗？”

秀色悄然道：“当然怪你，看不到人家连眼也哭肿了吗？”

韩柏奇道：“你的眼一点也没有哭过的样子啊？”

秀色忽地娇笑起来，笑得花枝乱颤，与刚才那样儿真是判若两人。

韩柏大感不妥。

“砰！”

房门打开。

盈散花去而复返，两手各提着一件行李，笑道：“柏郎啊！我们姊妹睡在哪里呢？”

韩柏愕然望向秀色，心内乱成一片。

秀色反手把他搂紧，不让他离开，笑嘻嘻地道：“放心吧！若花姐想害你，我也不肯放过她，有了我们，对你们京师之行实是有害无害。”

盈散花喘着气笑道：“柏郎啊！你有你的张良计，姑奶奶亦自有她的过墙梯，大家互骗一次，两下扯平。”

韩柏首次感到自己成了这世上最大的笨蛋。

范良极的传音进入他耳内道：“认输吧！我早说过她厉害的了。”

盈散花掩嘴笑道：“隔邻的是否大贼头范良极，我在这里也可以嗅到他从那小洞传过来的臭烟味。”

范良极的愤怒声音传来道：“莫忘了你是在我的船上，看我把你这女妖贼治个半死。”

盈散花哈哈笑道：“同行三分亲，包保你很快便对我爱护也唯恐不及，说不定还会爱上我呢！”

范良极怪叫一声：“气死我了！”“砰”一声撞门而出，不知到哪去了。

盈散花向秀色皱眉道：“你还要抱他多久？”

秀色的吻雨点般落到韩柏脸上，道：“柏郎不要恼我，秀色会好好赔偿你。”

韩柏忽地觉得一切都不真实起来。
只希望现在只是一个噩梦。
很快便会醒过来。
那时一切或会回复正常了。

《覆雨翻云·卷十三·比翼双飞》终



异侠系列

覆雨翻云
之十四

立马横枪

香港·黃易

卷之四

立止對休

二十
四

● 吳對余

第一章 娇妻俏婢

风行烈携着三位妻妾和俏婢玲珑，悄悄抵达南康。

五人弃舟登岸，改乘当地双修府属下早为他们备妥的马车，进入城内，正值清晨时分。

车厢内有三排座位。

谷倩莲和白素香坐前排，风行烈和谷姿仙居中，小俏婢玲珑在后。

谷姿仙扭身向后面正大感兴趣，透过窗帘往外观看的玲珑微笑道：“小丫头是第一次离开双修府到外面来，感觉如何呢？”

玲珑兴奋地低唤道：“小婢听就听得多了，原来真是这么热闹的。”

风行烈听她语气天真可人，回头向她柔声道：“到了京师，你才知道甚么是繁华世界呢。”

玲珑哪敢和风行烈明亮慑人的眼神相触，垂下头去，玉脸通红，羞涩得手足无措，微“嗯！”一声，算是答了。

风行烈见她神态动人之极，心中一荡，暗忖若蓄意挑逗这未经人道的天真少女，必是另有一番味况。想到这里，心中一惊，为何竟有如此想法？究竟是因为给三位妻妾打开了自己爱的心扉，还是因为体内汇流着的三气呢？

谷倩莲收回看往街上行人的目光，向玲珑笑道：“待会求香姊把我们打扮成男装，我便带你到街上逛逛，让你这大乡里一开眼界。”

玲珑吃惊道：“不，玲珑要服侍姑爷和小姐啊！”

谷姿仙向倩莲瞪眼责备道：“小莲你最好给我安份守己，你当我们是来游山玩水吗？”

谷倩莲吐吐小舌头，向玲珑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，转回头去。

风行烈见有人能管治这最爱顽皮生事的小精灵，不由夷然而笑。

岂知谷倩莲眼角正留心他的反应，见他如此表情，又扭头过来撒娇道：“小姐骂人家时，不准你在旁偷笑。”

风行烈失笑道：“算为夫不对！”凑上前去，两手分按到谷倩莲和白素香肩上，在两人脸蛋各香一口道：“这是陪罪的，以后我偷笑也只在心里笑，绝不会让你的眼角儿看到。”

谷倩莲见爱郎如此宠纵自己，得意万分道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白素香笑道：“小莲一刻不整蛊作弄人，就会周身不舒服，郎君若不一振夫纲，打后还有得你消受。”

谷倩莲不依地倒入白素香怀里，怪白素香助风行烈来对付她。

风行烈坐回位子里，和谷姿仙相视一笑。

谷姿仙甜甜地横他一眼，看得他又心中一荡，忍不住搂着她香肩，轻吻了她的腮儿。

谷姿仙似喜似嗔盯了他一眼，示意玲珑会在后面看到他的荒唐行径，着他检点。

风行烈忍不住望往玲珑，这小俏婢早脸红过耳，更是手慌脚乱。

谷倩莲又显出她的本色，叫道：“行烈快吻玲珑，她的小嘴定是很香的。”

玲珑大惊失色道：“不！”

白素香也随着谷倩莲的口风道：“玲珑不想姑爷和你亲热吗？”

玲珑俏脸更红，急道：“不想！”

这次连谷姿仙亦不禁莞尔，责道：“你两人不要作弄小玲珑了，累得玲珑她以后对着行烈时更不知如何是好哩！”

谷倩莲望向苦忍着笑的风行烈，嗔道：“小子！你是否心中在偷笑？”

风行烈摊开两手潇洒地耸肩道：“你要为夫如何呢？”

谷倩莲给他送上迷人的笑容,快乐地转回头去,和白素香唧唧啾啾耳语起来。

听着两女传来银铃般的轻笑声,风行烈感到一片温馨,伸手过去,握紧谷姿仙的柔荑。

谷姿仙反抓着他,深情地瞅了他一眼道:“行烈,姿仙有点担心。”

风行烈点头道:“你是否想到方夜羽?”

谷姿仙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话。

马车这时驶进“安和堂”的后院去,门关上后,停了下来。

风行烈是第二次到这外进是药材铺、内进是住宅和制药工场的院落的安和堂来。不由想起上次谷倩莲带他来时,不先说明,使他误会了是在白撞。

一会儿五人来到当日他与谷倩莲调情的偏厅内,那莫伯早恭迎一旁。众人在厅内椅子坐定,莫伯欢喜地道:“恭喜小姐!现在所有人都放心了。”接着不胜歆觊长叹道:“想到我莫商还有踏足故土的可能,便忍不住流下泪来。”

谷姿仙俏脸一红,偷看了自己钟情愈深的夫君一眼。

风行烈感受到莫伯语气间对故国深切的情怀,暗下决心,定要助他们打败年怜丹,取回无双国。

莫伯平定情绪,道:“我们依小姐吩咐,把我府与里赤媚等的战况广为传播,现在弄得天下人尽皆知。浪翻云这一出手,立时镇住了整个武林,使方夜羽声势大为削弱;除非庞斑立即出手对付浪翻云,否则很多在现时仍摇摆不定的帮会门派,将只会明哲保身,隔岸观火,试问谁还肯开罪或惹上浪翻云?”

谷姿仙暗忖假若庞斑把与浪大哥的决战提前,究竟是福是祸呢?

莫伯续道:“而且梦瑶小姐亦亲自出手对付方夜羽,她的身份非同小可,隐为白道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,代表着两大圣地,八派联盟岂能全无反应,所以八派在京师举行的元老会议将会作出决定,是否要插手到现在仍基本局限在黑道的争斗里。”

谷姿仙低声问道：“我们在八派内的线眼，有没有八派对阿爹还俗作出反应的消息呢？”

莫伯道：“其他人说甚么，不讲也罢！总之不会是甚么好话。反是无想僧的反应最奇怪，只骂了声‘好小子’，便不置一词，看来还是他最超然和看得透。”

谷姿仙点头道：“爹说这人是小事糊涂，但到了重要关口，却绝不含糊，看他肯任由阿爹处理马峻声的事，已可见一斑。”

风行烈因曾答应浪翻云协助怒蛟帮，所以最关心亦是这方面的事情，问道：“怒蛟帮现在形势如何？”

莫伯有点不知从何说起，想了好一会才道：“情况错综复杂至极点，勉强说来，则要分三方面报道。首先是怒蛟帮忽然销声匿迹，只要想想他们庞大的船队，便可知这是一个奇迹，由此推之，凌战天和翟雨时确是非凡之辈，早预见会有此一招，才可以干得如此漂亮。”

白素香奇道：“如此为何莫伯还像很担心的样子？”

莫伯一向疼爱白素香和谷倩莲，慈祥一笑道：“我担心的是戚长征，此子算神通广大，竟屡破方夜羽向他撒下的天罗地网，现在更招摇过市，公然向方夜羽挑战，若方夜羽真的拿他没法，方夜羽再不用在江湖上混了。因此，我才担心他的安危。若他有任何不测，对怒蛟帮打击之大，可能只仅次于浪翻云，因为他现在已成了武林景仰的英雄。”

风行烈点头道：“戚长征目下的处境确是非常危险，若我猜得不错，方夜羽是故意做成这等局面，迫怒蛟帮现身出来，加以屠戮。”

莫伯点头道：“这正是江湖上最流行的一个说法，因为戚长征虽是不凡，可是方夜羽只要派出红颜白发这类高手，保证戚长征会砍刃当场。可是当我作了个深入的调查后，根据方夜羽和楞严两方面的人马的调动情势，判断出戚长征真的已晋身绝顶高手的境界，是凭着实力保命至这一刻的。”

风行烈等一起动容。

至此风行烈才知道莫伯是第一流的情报专才，否则不能抛开江湖上种种说法的影响，独特地分析判别出确况。

莫伯叹道：“这还不是我最忧虑的事。”

谷倩莲娇嗔道：“莫伯莫要吞吞吐吐，快点说给倩莲听吧。”

莫伯无奈笑道：“你这小灵精，除了小姐外，没有人可治你了。”

谷姿仙道：“现在有行烈为她撑腰，我亦拿她没法呢。”

众人笑起来，不过心悬莫伯刚才的说话，都笑得非常勉强。

莫伯向谷姿仙道：“我前天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就是方夜羽和里赤媚秘密离开了武昌，看样子应是到京师去，所以我想请求小姐和姑爷暂避一避，因为说不定他们是要来对付你们。”

风行烈和谷姿仙等同时色变，明白了莫伯担忧何事。

要知方夜羽和里赤媚若可随意离开，那证明了即管没有他们在，留下的力量仍可足够对付怒蛟帮和任何想帮助这黑道大帮的势力，这当然包括双修府在内。

那问题就来了，怒蛟帮论武功有凌战天和戚长征、论智计有翟雨时。加上双修府和风行烈，实力不可轻侮，而方夜羽和里赤媚仍敢抽身离去，那即是说，他留下的人里有着能对付以上所有人的厉害人物在坐镇着大局。

谷姿仙望往风行烈，把决定权交给了自己的男人。

卜敌和毛白意的尊信门、乾罗旧日的势力，万恶沙堡与逍遥门，还有一群江湖上头有悬赏价格的巨盗，正往戚长征曾公然现身的长沙城赶去，目的不问可知。”

风行烈讶然道：“这真的奇怪，戚长征是吃惯江湖饭的人，在道理应是隐蔽行藏的时刻，为何要弄得好像人人都知道他在那里的样子？”

三女一起动容，对风行烈缜密的心思佩服不已，亦对戚长征的行为感到奇怪。

莫伯亦佩服地道：“姑爷一眼便看破了最关键的地方，我们追查过消息的来源，虽不得要领，但肯定有人蓄意将这戚长征的行踪传播开来，否则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弄得天下皆知。”

白素香道：“这散播消息的幕后人很可能是方夜羽的人，目的仍是使怒蛟帮的人沉不住气。”

谷姿仙道：“官府方面有甚么动静？”

莫伯道：“胡节的水师把怒蛟岛重重围困，又派人占领了怒蛟岛，至于为朝廷效力的高手，包括了展羽在内，则仍是行踪隐秘，教人看不破他们下一步的行动。”

风行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目前最需要援手的看来是戚长征。”望向谷姿仙道：“我们改变行程吧！先到长沙城去，看看有甚么地方可以帮上一把，否则我会感到有负你浪大哥所托。”

谷姿仙欣然道：“姿仙全听烈郎的吩咐。”转向莫伯道：“明天一早我们从陆路赶往长沙，莫伯给我们安排一下吧！”

谷倩莲失望地向玲珑道：“暂时不能带你这丫头到京师去开眼界了。”

白素香笑道：“小莲也暂时见不到范老贼和韩小贼了。嘻！你昨天不是告诉我，他们很好玩吗？”

谷倩莲不依道：“以后我再不告诉你任何事了，竟当着行烈笑人家。”

风行烈为之莞尔，问莫伯道：“有没有年老妖的消息？”

莫伯眼中射出深刻的仇恨，道：“他应无疑问是到京师去了。”

谷姿仙向风行烈送出个迷人的笑容，道：“行烈！玲珑先服侍你到客房休息，我们和莫伯要安排一下赴长沙的琐事。”

谷倩莲嘻嘻一笑，搂着玲珑道：“你代我们陪夫郎了。”

风行烈望往羞红了脸的玲珑，禁不住又有点评然心动起来。

戚长征昂首阔步，沿着小巷深进。

寒碧翠小鸟依人般傍在他旁，想到的却是褚红玉被制的高明手法，暗忖若解不了她的禁制，岂非会被鹰飞窃笑中原无人，可恨自己又真的没有破解的把握。

戚长征停在一间普通的小平房前，向她问道：“是否这一间？”

寒碧翠一震醒了过来，记起了到这里来是干甚么事，立时脸红